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六回 西山寇盜莫相侵

文祥在電腦的協助下，用盡各種方法，終於確定了這果真是一個訊號。只是這個訊號非常複雜，一直微分到光頻，才看出實際上還是類比式。如果把這段訊號放大，發射出去，正好是一道暗紫色的光芒。也就是說，是一種高頻的紫外線，頻率是三千一百四十五兆週／秒。文祥不斷地微調測試，發覺了一個巧合——這個頻率值與圓週率很相近。他心裡一驚，繼續測試下去，最終得到的精確數值，是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三五八〇〇〇〇，正是圓週率取十二位有效值的結果！

不可能有這種巧合，很明顯的這是一個精心設計的訊號！姑不論這訊號從哪裡來，這種發射技術，已經超出了人類當前的科技水準。電腦通訊目前只能利用微波，而這個訊號竟然以紫外線載波。

在理論上，訊號當然可以採用光波載波，事實上，光纖通訊就是使用光線，但它所利用的只有明暗訊號，還稱不上是載波。所謂載波，是以一種固定的頻率作為載具，將訊號與載體混波後再發射。如果用光波或更高能量的電磁波作載體，其所需要的能量極大，而且還要有非常精密的混波設備。

文祥不厭其煩地反覆查驗，終於找到了一些規律。其中有一段資料極為明顯，不須濾波也能看出其間重複的現象。文祥算出重複的長度，以之作為矩陣的一維，並連續將其餘資料填在下面，然後印在紙上。

等到列印機一行一行地掃描下去，文祥看得心跳目眩，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「奇怪！」文祥不禁喃喃自語：「這不就是那種符號嗎？」

文娃在他耳中說：「看見了，和花上的字體很類似！」

千奇見了，也說：「這一定是一種文字。」

百怪說：「未必，可能是種符號。」

千奇說：「文字本來就是符號的一種。」

百怪說：「所以，文字代表符號，但符號未必就是文字。」

黑金剛說：「管他是文字是符號，究竟是什麼意思呢？」

文祥說：「據電腦告訴我，衣紅那一幫人曾在花上寫過這種字。」

黑金剛大為驚奇：「在花上寫字？做什麼？」

千奇說：「可能是一種秘密通訊。」

百怪說：「可能是好玩。」

千奇說：「再不然是一種宣傳。」

百怪說：「不可能！」

千奇說：「為什麼不可能？」

百怪說：「既然沒有人懂，宣傳什麼？」

文祥說：「電腦說衣紅她們是外星人後援會的。」

千奇一聽，得意地說：「老怪，你看！這一定是外星人聯絡的方式。」

百怪嘴一撇，叱道：「老怪，我看你是白活了！以往是有些沒大腦的人，老是說見到什麼不明飛行物，什麼小綠人的！你又有多大長進？」

千奇怒道：「老怪，不要侮辱人，外星人是電腦說的！」

百怪說：「如果真有外星人，再若他們能跟我們接觸，他們的觀念、技術豈不勝過我們千百倍？派個『感官』過來就夠了，還要傻到親自來冒險？再說要聯絡，你看！這不是光載波嗎？說不定所有我們見到的光線，都是他們溝通的訊息哩！」

千奇說：「你笨！我說的是外星人和衣紅他們！他們總不會有光濾波的技術吧？」

百怪說：「就算是這樣，寫在花上做什麼？花又不能動，難道花和外星人聯絡？」

文祥插口說：「這樣吧，我把這個拿去，看她怎麼說。」

千奇說：「這樣不好，要是打草驚蛇就不妙了。」

百怪說：「其實玩個小花樣就行了，來，看我的。」

百怪說畢，從口袋裡取出一塊淺綠色的玉珮，再把螢幕上的圖形縮小，直接印在玉珮上。這一來，一個金色凸起的雕印，浮在一塊半透明的碧玉上，顯得光彩耀目。把玩之下，大家都愛不釋手。

百怪說：「這種材料是合成鎳矽乙炔，有傳音的功能，內部還有發射機。最好能勸她戴在身上，以後我們就可以監聽她的談話。」

千奇不同意：「這是做什麼？白色恐怖？」

文祥也說：「這樣不妥。」

黑金剛則斬金截鐵地說：「百怪，把傳音功能拿掉！」

百怪聳聳肩，把嵌在中心一個米粒大小、顏色與玉珮全同的發射器挾出來。然後說：「婆婆媽媽們，這樣滿意了吧？」

文祥邀衣紅到甲板上聊天，故意把玉珮掛在胸前把玩。衣紅一眼看到，驚訝地問道：「咦？你怎麼會有這個東西？」

文祥不經心地說：「我有什麼？」

衣紅指著那玉珮道：「這個龍符呀！」

文祥把玉珮解下，放到衣紅手中：「這個叫做龍符？是做什麼用的？」

衣紅仔細看了看，又有點懷疑：「這是一種文字，我也不太懂，但是會畫一些。最好叫風大哥來看，他懂得比我多。」

衣紅啾嘴一聲，文祥打趣道：「還是用電腦好，不必吹口哨。」

衣紅白了文祥一眼：「你別想影響我，我說過，我是為反對而反對的。」

風不懼與褲白聞聲而至，衣紅把那個龍符給他們看。風不懼一見，神色立變：「妳這是從哪裡來的？」

衣紅說：「是文大哥拿來的。」

文祥說：「這是由電腦收到的一則訊號中分析出來的，沒人知道是什麼，連電腦都不清楚，我只是覺得好玩，所以印在這玉珮上。」

風不懼鄭重地對衣紅說：「妳還記得我們的任務吧？有沒有告訴文大哥？」

文祥問：「你們的任務與我有關？」

衣紅臉一紅，輕聲道：「我們老家的一位老禪師，他有未卜先知的能力，這次就是他叫我們去火星辦一件事，說我會遇到一個人。」

文祥說：「哪天妳不會遇到一個人？我也能預言，妳明天會看到不止一個人哩！」

衣紅不理他，繼續說：「總之，他叫我畫那些龍符，而且要畫在隱蔽的地方，說是能帶來好運。」

文祥問：「有效嗎？」

衣紅正色說：「你先別打岔，等我把話說完，你老插嘴，我說得完嗎？」

原來衣紅雖然是電腦時代的新生人，但因住處離老家很近，兼以苗人生性喜愛自然山水，儘管電腦城裡生活更容易，他們還是不時地溜回老家，享受一下大自然的情趣。

電腦當局成立之初，與人類議會曾有默契，對少數民族的文化生活多有通融，經常網開一面，只要累積了足夠的貝分，就會讓這些人由一些「便道」中，回到自然環境去。

衣紅就是這樣接觸到法慧老禪師的，自從拜了禪師為師後，她的人生觀整個改變了。便與禪白、風不懼等一干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想方設法，為人類的未來找尋一條出路。

法慧禪師原為一證券行的證券分析師，在千禧年股市大災後，就看淡人生，偶然間讀到一本奇書，才知道宇宙中本有一定的規律。他決心出家，便到岷山千佛寺，拜在圓覺禪師門下，後來師徒同時坐關三年。圓覺禪師在二〇一三年春坐化前，留給他一張偈語：

「遇人即行，聞聲則起，山高立止，斯文得經。」

法慧剛剛看完偈語，見一寺僧帶著香客進來，他一句話也不說，回頭就走。他不擇方向，只是見人就走，自然而然走進了崇巒峻嶺之中。對一個出家人來說，只要有山泉野果，一切問題都解決了。

如此這般地走了四個多月，時至初秋，他竟然走到了雲南、廣西邊境。有一天，他在一個山洞裡打坐，突然聽到洞外人聲鼎沸，他立刻記起偈語中的「聞聲則起」。起身後，他掩到洞口深菁之處，看到一群人，一個個慌不擇路，紛紛向山上攀逃。

法慧定睛一看，山下烽煙處處，偶而還傳來一陣槍聲。原來山腳下有一個村集，約有數百戶人家。這時顯然是遭逢變亂，竟然有人持械互鬥。

他是出家人，而且稟承師訓，在「遇人即行」的指示下，不論如何，都應該遠離是非才是。他本待不管，但一見逃難的民眾中，以老少及婦女為多，那狼狽逃竄之狀，令他實在無法置身事外。他見有位老者摔倒在地，眾人自顧不暇，哪有餘力照顧他人？法慧於心不忍，只好破戒，挺身而出，將老者扶起，並問緣由。

老者嘖嘖咕嚕的說了半天，法慧也聽出了大概，原來發生動亂，地方宵小乘機作亂，意見不合之各方角力不止，結果演成了武力衝突。

法慧心想，人間事本不值得過問，既知而不略盡棉力，就是私心。且不管自己能為這些人做什麼，先下去看看再說吧！

這些苗民本來篤信喇嘛教，只因在二十世紀中國文革期間，破四舊、除迷信，廟被毀了，喇嘛也還俗了。後來雖然改革開放，但因經濟蓬勃起飛，人人沉醉在物質享受中，也就沒有人願意出家了。

這時，大家目睹一個和尚由山洞裡出來，氣定神閒地走向大亂的村莊。一些信仰深重的苗民，立刻一傳十，十傳百，都不約而同地尾隨法慧，一同走回村裡。

走到村口，法慧身後已經聚集了一百多人，正在街頭打鬥的村人，懼於法慧平和威嚴的聲勢，一一放下了手中的木棍、刀器、槍械，也加入了行列。

就這樣，法慧沒有說一句話，只是從村頭走到村尾，就將一場兵禍弭於無形。事後，村民跪地苦求，一老者說山後原來有個「高佛寺」，只要重新修繕，法慧即可駐錫。

法慧一聽，「山」後有「高」佛寺，加上這次事件，正應了「聞聲則起，山高立止」的偈語，知道緣熟於此。而這個苗人村子，正是衣紅的家鄉。

及後電腦聯盟成立，依照規定，加入聯盟的，都要遷居到規劃好的社區中。法慧執意不走，結果有一百多個年老的苗人，也隨法慧留在當地。衣紅與禪白等人的家長，由於年輕，比較容易接受新事物，便移居到附近的A C G一〇七N二二號電腦城中。

「這位禪師為什麼堅持留在山裡呢？不然大家都移居到現代化的城市了。」文祥聽得入神，問道。

衣紅瞪了文祥一眼，說：「這才是老禪師明智之處，你以為現代化就好？」

文祥說：「我記得妳說過，留在自然區裡的人，生活很苦。」

衣紅說：「在哪裡不都一樣？但是在禪師身邊，你會覺得平安、幸福，沒有憂慮、惶恐。如果不是禪師趕我走，我早就出家了。」

文祥說：「我看妳不像個出家人。」

禪白插口道：「我不會讓衣姐出家的！」

風不懼瞅了禪白一眼，對文祥說：「你想知道我怎麼認識禪師的嗎？」

文祥說：「你說。」

風不懼說：「那是三年前的事了，我在未認識禪師之前，曾迷上了做夢，從秦始皇一直做到清遜帝，這一個春秋大夢足足做了八年。而且我這個夢是一天三場，連續不斷。老實說，再叫我做第二次，打死我也不幹。」

文祥說：「既然那麼痛苦，當時為什麼還要做下去呢？」

風不懼歎口氣道：「文兄，你一定沒有做過我這種大夢。當人陷溺在一個環境中時，沒有比較，根本不知好歹。我的夢設定成連續三場，我就從來沒有清醒過！等於做了八年的假皇帝機器！那些山珍海味吃到最後，簡直令人翻胃。後宮佳麗三千，反正由電腦提供各種形象，美女看得太多了，就算嫦娥再世，對我而言也只是血肉一堆。」

文祥說：「所謂南柯一夢，恭喜你，能過得來的人不多呢！」

風不懼感慨地說：「沒錯！就是這個原因，我發現有些人比我有見識。我拼命在做夢，他們拼命在為社區服務。幸而有一天，我在網絡上發現有人徵求『拒絕做夢』的方法。我也正有這個困擾，突然靈機一動，寫了一個自我控制的方子，想不到得了二十多個貝分。才有機會走出家門，這樣認識了衣紅他們。」

文祥好奇地問：「你是怎樣自我控制的？」

風不懼臉一紅，說：「別提了，那是幼稚到極點的方法，但是對那些愚昧無知的逐夢人，倒還有一點效用。總之，我跟著他們到鄉下，見到了老禪師。」

「老禪師對我說的第一句話，便是『不夠徹底！』我聽了很不高興，那時他們常踢足球，我也參加了。我發現人人只顧自己搶球，很少有人給別人製造機會，於是我專門為人製造機會，很受大家歡迎。」

「想不到，老禪師還是那句話『不夠徹底！』不論如何，我還是很尊敬老禪師。我們的球隊漸漸有了水準，有時也能和別隊比賽了。有一次，我面對一個空門，隊友卻各顧各的，沒有一個人肯傳球給我。結果那場球輸了，我很生氣。回去見到老禪師，他還是那句老話『唉！不夠徹底！』這次我忍不住了，大聲說：『師父，我平常老給他們製造機會，他們至少也該給我一次呀！』

「禪師沒有理我，卻開始敲木魚，唸起經來了。我注意過，禪師一向是右手敲木魚，左手合十。這次禪師卻左手拿木槌，好幾次敲下去，木槌都落不到木魚上。老禪師一副尷尬的模樣，卻用眼角看著我，口裡唸著『不夠徹底』經。」

「我說：『師父，您用錯手了！』

「禪師不唸經了，兩眼一直望著左手，一副怪左手不聽話的神情。」

「我心裡一動，突然之間，好像什麼都懂了！」

「老禪師分明是說我做事不徹底，他用左手敲木魚，當然不習慣。我們打球時，我習慣了給別人製造機會，別人也習慣了搶球得分，各司其職嘛！當時真把球傳給了我，就算我面對空門，又一定能進嗎？」

「如果我給人製造機會，只是想做好人，那麼好人就要做到底才是！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，我做人做事，就是不夠徹底！」

「從此以後，我皈依了老禪師，『徹底』地為他服務。」

文祥慕戀之心油然而生，說：「如果有機會，我也想去拜謁這位禪師。」

衣紅一聽，大喜過望：「好極了！」

禪白拊掌大笑道：「風哥真準！又給你說對了！」

風不懼也笑說：「我早知道文兄是性情中人！」

衣紅說：「這就是我們的任務，禪師說，你與他有緣，叫我們來找你。」

文祥詫道：「我？有緣？沒有弄錯吧？」

衣紅說：「當然，還不能肯定，我們會印證的。」

文祥說：「怎麼印證？」

風不懼接著說：「時機未到，這個我們不能多說。總之，只要你願意，隨時歡迎到我們鄉下來看看。」

文祥沒有忘記龍符，他問道：「關於這個龍符，難道就沒有人知道是什麼嗎？」

風不懼說：「這事只有禪師知道……」

話說到一半，禪白突然指著前面大叫：「快看！」

眾人一看，原來甲板前面升起一個很大的屏幕，上面寫著：「三九九八V A小行星，即將於十五分鐘內，與本太空船在相距三十公里處交會，現在特請古嚕嚕博士，進一步作現場報告。」

所謂現場報告是採開放式，會場上有好幾個分割屏幕，其中一個屏幕專供實景顯示，其他的屏幕則供發言使用。

衣紅忙道：「以後再談吧，這種難得的好戲不能不看！」

這時，屏幕上出現了一位又瘦又乾的小矮子。禪白見了，拍手笑說：「你們看，猴子上台了。」

衣紅說：「人家像猴子，你呢？像頭小肥豬！」

禪白說：「衣姐，拜託！上次說我像狗，這次像豬，下次我該像什麼？」

古嚕嚕開口道：「各位旅客大家好，如果有任何問題，請通知您的私人電腦，我一收到信息，就可以與您直接問答。」

「首先自我介紹，在下古嚕嚕，原籍印度，孟買大學物理博士，專長為力學。力有很多種，我什麼力都懂，就是不懂什麼叫做女性吸引力。」

衣紅對禪白說：「放心，他對母猴子有吸引力！」

禪白還想開口，風不懼向他搖搖手，他才安靜下來。

古嚕嚕繼續說：「可能大家對理論沒有多大興趣，可是不懂理論，就無法體會想像的樂趣。總之，趁著小行星沒有到來之前，我先把它的故事簡單地向大家介紹一下，待會看到它，你們就不會陌生了。」

「這顆小行星編號是三九九八V A，是在火星與木星之間的橢圓形軌道上運轉的，也是三萬多個這類小行星中的一個，它的直徑是二公里，每秒行進速度為六公里多。」

「故事開始於四十六億年以前，自從人類長生不老後，四十六億年也不過是另外一個昨天。那時，一些沒有公德心的傢伙，在太空裡亂倒垃圾。」

他正說著，屏幕上出現了一個巨大的工廠，一條條的流動帶，將堆積如山的垃圾，連續送到一座高大的建築內。每當垃圾運至軌門前，一道道青紫弧光，便從四面八方射來。那些垃圾本來鬆鬆散散，形狀不一，被青光一照，立刻化作熾紅的流體，在一團光芒包圍下，即時翻落到一個漩渦中。古嚕嚕在一旁說：

「假如你們曾參觀過『再生能源』工廠，就知道我在說什麼了。在那裡，垃圾在高壓下，產生高溫，物質離子化。再利用離心力，將質量密度大的物質篩出後，送到熱電轉換爐。熱電爐再將熱轉換成電流，有了電流，我們人類才能呼風喚雨，為所欲為。」

「今天的主題不是發電，我們要追究的是電流被送走了，剩下來的是什麼。請大家注意看屏幕，這個珍貴的鏡頭，本人獨有，別無分號。」

屏幕上出現一大團暗紅色的質體，正繞著中心旋轉。鏡頭繼續往下移動，到了另外一個鍋爐，那裡有一團團的球體正緩緩滾動著，隨著質體的大小，分別滾向不同的平流帶，最後消逝在終端的出口處。

「各位知道，宇宙是個循環體，在一個統一的規律下，分成無限的層次，連續運行。對了！談到運行，各位不要忘了，運行的時、空等數據，僅對參與運行的人事物有效，所以才叫做時空參數。對那些沒有坐上這艘太空船的人，太空船上所發生的一切，也就是這裡的時空參數，對他們而言是毫無意義的。我相信有人會反對這種說法，說他們總會關心吧！沒有錯，人所扮演的媒介角色，就是以時空的經歷，提供他人參與的機會。」

「那麼這個統一的規律又是什麼呢？它的名字可多了！在科學未昌明之前，我們印度人叫它『濕婆』，或者『佛陀』；中國人稱為『道』，也有稱為『氣』的；歐洲人叫它『上帝』，再不然就是『阿拉』；非洲人叫它『贊古』。總之，各個民族、各種文化有不同的名稱，又因為各民族生活習慣有別，所以『它』又有多種不同的面貌。」

「老實說，就像一粒鑽石，每個人見到它，都會有不同的看法。商人一見，哇！能賣多少錢？美女一見，哇！我戴上它，能吸引多少羨慕的眼光！政客一見，哇！用它可以打通多少關節？增加我多少政治籌碼！小偷一見，哇！哇！非偷不可！就算手被砍斷了，我還有腳，腳被削平了，我還有口，只要眼睛沒給挖掉，我就看得見它的光芒！」

「過去人的智慧實在不能恭維，為了同一個『它』，在歷史上，一共打了大大小小不知多少場戰役，死了不下數千萬人。直到如今，甚至在座各位，都可能對『它』有不同的認識。不過，這個不重要，還有八分鐘我們的朋友就要來了，我得說快一點。」

「剛才各位看到的那個漩渦，在四十六億年前就發生過，就是我們的太陽系，宇宙則是這個大鍋爐。大家所看不到的，是鍋爐中的一股力量，不是我不給你們看，而是你們的眼睛喜歡自作主張，有不同的看法。」

「一定有人說：『哼！怎麼可能，是我的眼睛呢！』有句俗話說『騙子專騙熟人』，你的眼睛能認識我，是吧？你不妨問問它，它怎麼認識我的？我保證它不肯告訴你！再想想看，眼睛是個凸透鏡，所以你看到的呈像應該是個『倒影』，是不是？可是眼睛卻善意地欺騙了你我！讓你把倒的當正的，顛倒是非！」

「那個看不見的力量，在科學史上，一直是個大謎。當第一個人提出，那叫『萬有引力』時，科學界簡直樂翻了天，哇！多美妙！我們人類真了不起！居然能夠知道每一個原子的中心，都會放出一股引力來，所有的天體，無論男女老少，都被拖著賽跑！」

「後來又有人說，除了引力之外，還有很多力，能不能把它們都裝在一個口袋裡，要用時一次就可以拿出來，那多方便！在二十世紀，前前後後七八十年，花了無數的人力及資金，只為了尋找子虛烏有的『重力子』。如果以今天的價值來看，相當於建造了十萬艘太空船。結果呢？袋子縫了無數個，裡面卻是空空如也。為什麼呢？有人受了眼睛的騙，有人則迷信專家，總之沒有人相信真理。」

「人總是以自我為中心，每一個當代人，都嘲笑古人很笨。哥白尼被誤解了幾百年，伽俐略、喀卜勒也好不到哪裡去，在音樂

藝術上更糟，莫札特、舒伯特、梵谷、高更……一個一個天才窮途潦倒。二十世紀的人就說了，過去的人實在笨得可以，我們不會重蹈覆轍！結果呢？一樣馮京馬涼不分，是非黑白不明，投機取巧的登龍成鳳，找些跳樑小丑在舞台上大翻筋斗，然後美其名為『多元化社會』。

「最精采的是，多元化的社會中有個『多元標準』。這個多元的始祖，來自物理上一個著名的『測不準原理』，這個原理沒有錯，錯在不懂的人到處濫用，文學、音樂、藝術都藉著它否定了一切規律，把後工業文明變成了垃圾場。

「什麼是測不準原理呢？二十世紀有個詩人做了個比喻，說在紐約的摩天大樓上有一對鴿子，望著百公尺下的地面，說那些螞蟻一般的車輛，它們的行動是不可能知道的。一隻鴿子解釋說：『你看，只有車子停下來了，才知道它的位置，可是這樣又無法知道它的能量有多大，要開到哪裡去！如果它在路上奔馳，我可以知道它的動向，卻又不能得知它準確的位置！所以，一切都測不準！宇宙中沒有一定的因果！』

「音樂家、藝術家和文學家聽了，大為高興：『好極了，沒有因果律了，還有誰敢批評我的作品？』於是人人為所欲為，物質充斥、道德淪喪、知識失控、麻醉品泛濫、犯罪率節節高昇，人生也駛入了一個完全不確定的灰色地帶。

「到了二十世紀末，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，卻從易理中找到了最終的答案。當然，不挾洋自重，不譁眾取寵，有誰相信他呢？幸而他深知人性，帶著幾個學生，與世無爭，只專心做他的研究。直到他完成了『智慧電腦』，然後，騎著青牛，出了函谷關，不知到哪裡去了！

「本世紀又是一個新時代，大家已經知道這個規律是一種系統作用力，對於系統中的個體，它可以稱為『壓力』。爐子內因為有壓力，所有的物質都集中在一處，為什麼會這樣呢？看看人就知道了，人只有在外來壓力下，才會聚集在一起。事實上，對任何一個物體而言，四面受力均等時，如果有另外一個物體在附近，則兩物體之間的壓力，一定小於外側的壓力，所以物體在壓力下，產生相互運動。」

「古博士，小行星怎麼樣了？只剩五分鐘了，你盡說些廢話！」有人開始抱怨了。

「嘎！那我們快看一個實驗模型吧！其中紅色的是物質，藍色的是力線。」這時屏幕出現了一個紅色漩渦，外圍滿佈著藍色的力線。那紅漩渦不斷地旋轉，由於半徑的關係，中心速度較快，越到邊緣，速度就越慢。不久，在漩渦的外圍臂上，便產生了一些分岔。那些分岔在藍色力線的包圍下，逐漸與整體分離。

這樣一直演變下去，分離的小球越來越多。這時鏡頭拉近了一點，屏幕上原有幾個旋轉的火球，在藍線的壓力下，火球相互接近，往往幾個熔成一個。熔合的結果，到最後只剩下最中央的大火球，以及繞著大球旋轉的十多個較小的火球。

古嚕嚕又說：「由於宇宙能量的壓力作用，將一些微小的物質壓縮在一起，物質互相衝撞的結果，產生高熱，便形成火球。火球體積很大，在半徑平方的位置上，所受的壓力遞減，便產生了渦流運動，有了角動量。根據喀卜勒的行星三大定律，一定的角動量會產生一定的運動軌道。

「中心的火球最大，它繞著自己的中心旋轉，就是太陽。其他繞著太陽運行的叫做行星，一共有十二顆，第五顆最可憐，它的外邊是木星，質量僅次於太陽。『富賈之鄰，難為妻孥』，巨富之家，那種榮華富貴的景象，很容易影響心志不堅的人性。

「有誰不為財富動心呢？人性受慾望支配著，財富的分配則形成政治、經濟。社會中有限的財富，顯然無法滿足人人的需求，公平代表穩定，失衡遲早要顛覆。當人慾極度擴張，公與私分配的比例，達到整個社會容忍的極限時，社會就會瓦解。

「一九九八年九月九日，聯合國發展計劃署發表了『人類年度發展報告』，聲稱世界上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是『不識字、收入不足，並遭社會主流排斥，被剝削而生活淒慘。』報告中更指出，高收入國家百分之二十的人口，就消耗了全球百分之八十六的資源。更嚴重的是，世界上最富有的三個人，他們所擁有的財富，比最窮的四十八個國家國民生產毛額總值還多。

「在財富的堆砌下，美國變成一個超級的大吸鐵石，第一流的技術人才都投效美國。四十億年前的木星就是美國，由於它的能量大，不斷吸引意志不堅的物質投靠，以致質量越來越大，第五顆星就在木星的拉扯下，內部響起了獨立的口號。木星的質量還在增加，老五的失衡日益嚴重，終於有一天，它被分裂了。

「只是那些分離份子萬萬想不到，太陽的力量還是最大，木星拉不過去。因此，它們只好永生互相撞來撞去，由大塊撞成小塊，變成了無數無家可歸、無國可投的游星！這種現象，正是現實世界的寫照！」

「古博士！你這是偏見！」馬上有人提出異議。

「我談的是宇宙真理，你不相信拉倒！現在大家請看這一位獨立的英雄吧！」屏幕立刻回到現場，在宵黑無盡的天空中，一顆橄欖球大小的物體，正從太空船正對的十點鐘方向，不斷地朝著太空船翻滾而來。

「這樣不好嗎？你看，它多麼自由？」有人喝采說。

「奇怪，時到今天，還有人對『自由』的定義與真相不符？」古嚕嚕笑說。

一個身材高大的白種人，從位子上站了起來，大聲說：「哼！跟我談定義？我有我的自由，我要怎樣定義，你管不著！」

「是嗎？」古嚕嚕一看，原來是曾任美國法官的史都華，他知道剛才那番美國論激怒了對方：「啊，是史都華大法官，怎麼，剛從木星回來？」

「我沒去過木星！」史都華顯然沒有瞭解到木星與美國的關係。

「既然要談自由，我也應該有吧？」

「當然，你要長成那副尊容，誰也不能怪你。」

這時，全場的焦點都轉到他們二人身上。小行星畢竟不過是塊石頭，遠遠不及人與人之間的針鋒相對來得精采。

「法官，你錯了，我生下來就是這個德性，一點自由都沒有！」

「我同情你。」

「法官，你這副令人羨慕的身體，是怎樣得到的？」

史都華確實是玉樹臨風，沈腰潘鬢。一百九十公分的身高，皮膚白皙，高鼻凹眼，金髮藍目，正是當前最流行的模式。史都華看看四週，得意地說：「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，我這是真材實料，父母給的！」

「噢！原來你這副尊容，並不是來自你的自由意願？」

史都華楞了一下，他當然聽得懂弦外之音，自由意願下得到的容顏，一定是人工的，也就是說一假的。他既自傲於自己的外表，就應該強調受之於父母的價值：「不必，我生在一個值得尊敬的家庭，一種優良的血統，我很滿意！」

「好極了，難得我們看法相同。只是，人生在哪裡，誰能自由選擇？」

「我們家鄉人說，吃不到的葡萄，都是酸的。」話聲一落，立刻有人大聲叫好。

「我們家鄉人說，轉移主題的人，都自知是錯的！」古嚕嚕說罷，更是掌聲如雷。

「我哪點錯了？」

「我們在談自由，是吧？你那尊容我已經查出來了，型號是摩登m h號第五一〇七號模式，你當然有易容的自由！」

「你胡說！我不是自由易容的！」

「你自由不自由是一回事，我們談的是那顆可憐的小行星，它在壓力的軌道上不自由的運轉，又在太陽與木星角力下，每次軌道都得傾斜一點。根據電腦計算，它在一百年以後，會與另外一顆直徑十公里的小行星相撞，大概會散成上萬個碎塊。史都華法官，這就是你所謂的自由嗎？」

此話一出，全場紛紛交頭接耳，都想知道史都華怎麼自圓其說。

「你這叫強詞奪理！難道太陽就能永遠存在嗎？有一天連太陽都會衰微哩！」

有人應聲，覺得非常有理。

「謝謝法官，你現在懂了吧？沒有什麼自由不自由！」

這種四兩撥千斤的手法，又博得了滿堂采。

史都華知道，再這樣談下去是自取其辱，物理界固然有其規律，可是人生就不是這樣黑白分明了。他毫不示弱，抗聲道：「我指的是人，碰巧剛才看到那顆行星罷了。這是間接語法，我不相信你連這點都不懂！」

「法官大人，我當然懂！你是以小行星作譬喻，說它投奔自由了。」

「差不多，可以這樣說。」

「再說明白點，人人有投奔理想的自由。」

「不錯，古嚕嚕，古嚕嚕！你總算開竅了！」全場一片笑聲。

「說得更具體些，人人有投奔大美利堅合眾國的自由！」

「當然，只是未必人人都識時務，尤其是閣下你。」

「但是美國人沒有反對自由民主的自由，也沒有逃離暴力色情的自由。」

「是的，那叫犯罪，人沒有犯罪的自由！」史都華越說越得意，乾脆返身面向大眾，提高了聲調說：「各位，非常不幸，美國人發明了電腦，結果卻淪沒在電腦泛濫下。不過，我們美國人偉大的精神長存，只要古嚕嚕博士承認他的錯誤，我們仍舊歡迎他歸化過去的大美利堅合眾國。」

說罷，全場又響起熱烈的掌聲，彷彿感戴史都華的大量。

「法官大人，據我所知，您曾是移民法官罷？」

「不錯，我曾任職於紐約的移民法庭達三十年……」說到這裡，他自知洩露了天機，他實際歲數有八十，但外表看來只有三十餘歲。他不自在地伸伸脖子，訕訕地說：「我承認換過皮，但是我可以發誓，絕對沒有改變骨骼。」

「那你一定是自由移民的支持者囉！」

「是啊！」史都華想起當年，不禁淚珠盈眶：「從我的辦公室可以看到自由女神……我……我成全了幾萬人的自由之夢。」

又是一片掌聲，有人甚至起立向他致意。

「據我查到的檔案資料顯示，在三十年間，你曾經拒絕了十萬四千一百二十三人的人境申請！」

此話一出，全場一片錯愕聲，史都華也變了臉色，他搶白道：「這個資料不正確！你從哪裡得來的？」

「電腦當局！」

「不可能！這是機密檔案。」

「我知道，很不幸，我的機密分類是特等，我有權調閱！」

場內的騷動加劇了，史都華急得臉上冒汗，他喊道：「那些人是娼妓！是小偷！這些犯罪份子不能進入美國！」

「可是，你卻批准了一千多名政治犯為美國公民！」

「當然，他們是英雄，是人權鬥士！」

「奇怪！我實在不懂你的邏輯，什麼叫做娼妓？」

「出賣身體的女人。」

「誰又是小偷？」

「竊取別人財物的人。」

「什麼又叫政治犯呢？」

「反抗集權的英雄人物！古嚕嚕！你可以不講正義！我們美國人可是自由、民主、平等的正義之邦！二十世紀的文明，全是靠我們美國維持的！」

史都華義正辭嚴，慷慨激昂，又勾起場中群眾一片喝好之聲。有個人忿忿地站起來，指著古嚕嚕罵道：

「你算那門子的博士？連小偷娼妓都不認識？快回去看看你的爸爸媽媽！」

也有人叫著：「他是還魂的法西斯，轟他下去！」

有道是眾怒難犯，文祥雖知不會出事，也不免為古嚕嚕捏了一把冷汗。沒想到，一位盡態極妍，花容玉貌的女郎，走到那怒漢面前，兩隻玉手搭在他雙肩上，頭頂著頭，柔聲細氣地說：「呵呵呵，小乖乖，心肝，寶貝，怎麼啦？前天晚上，你怎麼沒有這麼強旺的男子氣？還是省省吧！否則……」

不用說，法西斯比不上小乖乖，那人啞啞連聲，乖乖地坐了下去。

古嚕嚕不慌不忙，說：「真令人欽佩！連蘇格拉底都不能定義得更好！一個可憐的女人，只是為了生存，用她的青春換取一點點麵包！一個不幸的男人，說不定還是個女人，也是為了生存，用他的命運，爭取他用正當管道無法得到的財物。這些人不能歸化為美國人，我們還可以瞭解，因為美國人都是高貴的！」

「我們是文明社會的文明人，法律認為那些行為是犯法的。」

「另外一種人，不是不能生存，而是要攫取更大的權力。他們基於各種理由，當然最冠冕堂皇的，是奉行美國所賦與的神聖使命！他們要支配某個社會、國家，讓社會暴亂，人民不能安寧。假如這種事發生在美國，那算不算犯罪呢？」

「上帝會原諒你的無知，很不幸你生錯了時代！過去在我們美國，人民的意願都可以通過民主的程序來達成！不需要犯罪。」

又是一陣叫好聲，還夾雜了一些噓聲。

「據我所知，在一九九六年，德州的民兵要求獨立，結果出動了調查局，雙方對峙了三十幾天，最後那些不需要犯罪的人民，還是被判了徒刑！更早一點，在二十世紀六〇年代，當然這事不能怪你，為了反越戰，校園裡有多少學生被捕？再早一點，貴國聯邦調查局的胡佛局長，整肅黑豹黨、大肆拘捕共產黨員，還有……」

史都華打斷古嚕嚕，大聲說：「我承認這是錯誤，但只是少數的例外！」

「例外？二十世紀中，美國干預別國的內政，暗殺他國的總統！已知的有六十多個國家、十幾位總統，這些文件都已公諸於世，難道也是例外？」

「這是基於國家安全！」

「什麼話！美國的國家安全重要，難道別的國家就不應該有安全？」

「國家安全不能凌越『人權』！」

「國家亂了，亡了，人權又在哪裡？像越南難民！盧安達難民！爪哇難民！印尼排華難民！胡圖族難民……貴國又收容了多少？」

「那些都是獨裁政府的下場！所以我們支持民主自由！」

「支持什麼民主呢？讓無知的人選無知的人？讓社會腐敗？讓金權統治？又是什麼自由呢？經濟？大魚吃剩了，分點給小蝦？貿易？關稅壁壘是保護誰？只因美國富強了，佔盡了便宜，你們說的話便是公理？再談智慧財產的自由抄襲……」

「笑話！怎麼能自由抄襲？」

「為什麼不能？原來你們佔山為王，給別人的自由只是『盲從的自由』？」

「難道你不知道進化論？這個世界本來就是弱肉強食嘛！」

「既然如此，你就不要難過了，電腦聯盟比美國更強大，反正是弱肉強食嘛！這多可悲？你的自由、人權又到哪裡去了呢？是不是和華德狄斯耐文化一樣，只能風光一時，創造一種時尚，喊一喊表示了不起？」

「你這是惡意污蔑！」

在兩人針尖對麥芒中，屏幕上的小行星只剩下一粒不起眼的光點了，古嚕嚕一見，立刻說：「唉！各位，獨立的小行星已經成為過去，現在地球上已經沒有什麼獨立不獨立，什麼國家民族的觀念了！真是人生如夢，恭喜各位生在今天這個大時代！剛才我和史都華法官合演的一場戲，如果不够精采，尚請大家原諒。」

說罷，古嚕嚕向觀眾一鞠躬，屏幕立時收下。場中留下了尚自議論紛紛的群眾，以及大聲叫罵跺腳的史都華，古嚕嚕早就腳底抹油，溜了！